

馬氏南唐書

南唐書卷之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鑒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襲漢則善惡兼容泐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辨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爲尚書九卿出爲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泐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丘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丘叅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丘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爲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

罷齊丘以爲已副景遷猶摠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叅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碑以表其墓以其蚤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暹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爲門下侍郎叅政事

父子四人送輔吳政政在李氏也

烈祖受禪封壽王

讓皇殂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

元宗即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  
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叅摠政  
事時有獻替間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  
酒座客傳翫以爲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  
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斂容謝之由是  
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  
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  
投足遠夷元宗荅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  
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  
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

副之以徵古傲很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  
自拘於有司寮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顧揖退謂左  
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  
謚文成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  
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  
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罷之初封信王元宗  
即位改封鄂王景遷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爲太弟  
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憚之  
好神仙脩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

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不先斬以聞太子讚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爲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

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  
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  
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爲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  
視事後主即位就加太師尚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  
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謚孝昭  
江王景暹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

二月二日爲仁壽節

南唐誕節唯此一見  
因事而書以示其惜

景暹以是

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暹爲季由  
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暹尚幼元恭  
皇后鞠之如已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



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  
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  
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邊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爲  
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邊  
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諫其過失景邊爲之加禮  
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  
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太子翼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  
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爲太弟  
以翼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

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翼尚少不習軍事召還都  
翼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衆心  
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翼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  
逸乞校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  
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  
代之翼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吳  
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翼盡殺之越人不敢西  
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叅決國事蒞  
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句容尉  
張洎翼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

南唐書卷之七  
五  
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謚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翼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尚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七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  
後主即位進王韓器識沉邃尤喜武畧開寶中江南  
迫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  
朝貢

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  
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  
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  
不奉 詔從善遂爲書喻以 上意而後主不從  
王師之討屯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  
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

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  
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  
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  
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  
鄧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  
序以送之其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  
乎遐覽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  
之句君臣賡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  
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

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  
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

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國公

後事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爲  
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間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  
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  
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  
若筭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  
俄王宜春從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

後事

云

從慶傳云

從信傳云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  
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  
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  
宣城公追贈岐王謚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  
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  
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  
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  
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

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母子悼  
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  
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  
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  
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  
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猶云父前子  
名也皆不作謚太子翼有謚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  
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爲不  
可作謚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之七

王與公為陳王五並重命清遠河以有為之為不  
 為林所莫然何深能以助益其前以者無幾王亦  
 而也國為精也與志王亦合維前勝其利亦無幾  
 之也竹並手為王及甚於其進其利亦無幾  
 亦書也空也其利亦無幾其利亦無幾其利亦無幾

南唐書卷之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烈祖之奉徐溫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爲之而已傳曰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嘔大親則已矣由是觀之親踈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溫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瞋會唐末大亂販鹽爲盜從吳武王楊行密起合肥勁兵數萬號其軍

爲黑雲長劔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  
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  
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行密病出長子渥爲宣州  
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人  
爲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  
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  
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  
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  
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

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溫與張顥典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顥共惡璠等侵權因擁衙兵入拽璠等斬之渥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益不自安共遣羣盜入寢中弒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唯紀詳不從執渥縊殺之初溫顥之謀弒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劔戟府

南唐書卷之六  
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  
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  
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  
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  
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  
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  
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  
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  
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  
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

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  
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亦憂之可求因說  
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  
殺之信乎顥曰事已行已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  
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  
之恩况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  
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  
是不行顥覺可求有附溫意將殺之可求詣溫謀先  
殺顥陰使鍾大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大章  
諾之而溫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盜有老母懼事

不成且止大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顯  
及紀祥等歸以弑渥之罪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泣曰  
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  
溫遂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  
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  
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爲反  
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  
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溫因僞下之恭  
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  
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季濤攻

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  
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  
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  
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  
公兼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池黃六州  
爲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之以其  
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溫遙決之知訓爲朱  
瑾所殺烈祖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  
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信使人說譚全  
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



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遣之  
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或誣信逗留將  
反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温温與信博信斂骰  
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采苟無二心當成  
渾化温遽止之擲六子皆赤温慙自以卮酒飲信然  
終疑之及唐師伐蜀温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右統軍  
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温客尤見信者唯駱知祥嚴可  
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温常以軍旅問可求  
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温亦自喜爲智詐尤得  
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鏗諸將皆爭取金帛温獨

據餘米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  
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  
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  
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未許而溫病  
卒年六十六追贈齊王謚曰武烈祖受禪謚武皇帝  
廟號義祖

知訓溫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劔士角觝之  
戲怙溫權勢多爲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常  
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  
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叅軍隆演鶉衣

鬢髻爲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耻  
泣涕而知訓愈陵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  
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  
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  
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  
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  
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知曲在  
已隱而不聞俄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  
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  
以笏擊踣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爲國去賊

爲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  
聞瑾怒曰豎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宿  
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  
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  
陣曰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  
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及其凶終吳人皆謂

曲在知訓

知訓凶悖多見烈祖書  
與刁彥能傳此不復書

知詢溫第二子也烈祖秉吳政威權寔盛金陵行軍  
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  
以親子代之溫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

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是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僞貢獻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既行

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  
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  
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譴金陵爲之一空後數歲  
知詢復起爲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  
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譚宴終日遂絕顧望移鎮  
江西卒於任

知誨溫第三子也溫卒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  
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爲多  
烈祖德之以爲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  
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爲

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爲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  
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  
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漸  
邇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  
今它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  
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  
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  
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塗知詢撫棺哭曰弟用  
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  
之烈祖受禪追尊溫爲義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

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遼景遊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為首

景遊後避元宗諱改名遊及事後主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知諫溫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為雅

循初知訓輔政無所醜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

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為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

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書封爵者皆卒于吳也

魏王徐知證溫第五子也在吳歷刺史節度使烈祖

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為長年及元



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捧觴爲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十三

梁王徐知諤溫第六子也起家爲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知詢敗以知諤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王梁知諤博采竒物寶貨充物其家有蜀客持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其頭正類雄鷄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爲枕朱冠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秣山除地爲廣場編虎

皮爲大幄率寮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  
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病卒

嗚呼惟厲與崇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  
載于別錄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  
歸 皇朝叅大政爲名臣顧其言可不諒耶

南唐書卷之八

讀書卷之八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南唐書卷之九

列傳第四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  
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  
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揚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  
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  
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  
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  
兵十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  
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

軍圍蘇州不克耻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内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

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歛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

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  
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  
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  
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  
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  
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  
瀝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  
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  
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  
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

節度使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鏗爲給使吳攻宣州鏗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爲主鏗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是夕即愈鏗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擒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虔洪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叅佐命優禮之聞其



南唐書卷之六  
來觀遣內夫人迎於道

六官之職因事以書其僭

百寮候於門朝

堂設幄爲具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

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

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

德誠最無大功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

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

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伐

危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

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賊輿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

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為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徃彼何為本大喜曰亦知此為賊要害耶乃命之輿乘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輿為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為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為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為刺史聞輿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為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

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輿卧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輿伏劔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爲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爲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

知訓自劉義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  
已斬次至章戾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  
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爲軍校累遷  
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  
勤於職務出爲虔州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賓  
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爲親兵武王嘗升高塚  
望敵安捧匜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槊  
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匜器於地取  
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弣中復捧器如初顏色不

南唐書卷之九  
五

變武王竒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累遷  
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沉默寬厚爲理事烈祖爲  
神武統軍代李章爲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  
州王綰爲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群盜充斥建率  
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爲左  
衛使出爲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  
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劉仁贍代之  
仁贍敏晤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  
思建焉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爲鄂州節度使卒

年八十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  
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重厚寡言烈祖竒  
之常使綜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  
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爲畏懦  
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爲之防上策也顯  
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

後事舊  
史亡



南唐書卷之十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爲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菰蘆之才信有之矣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爲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



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宮官屬稍稍侵  
權罷建勳爲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  
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  
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  
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  
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  
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  
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  
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  
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

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  
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歛以布素  
曠野深瘞任民耕闢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墜  
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勲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  
隴判官茂貞卒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  
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  
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  
禮部貞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命直中  
書省叅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

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丘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即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丘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丘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其業。

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畫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黜繼  
沂于虔州時馮延巳爲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  
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敦喻之明年牽復尋改  
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  
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爲堯舜何故今日  
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徃徃喑鳴大咤以故  
不爲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  
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丘敗元宗歎曰夢  
錫生平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

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  
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  
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  
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丘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  
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  
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  
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  
郎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爲  
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即位

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  
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  
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奐有學識性方言直動  
多忤物續薦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  
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  
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譚論如平常  
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  
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忼慨翌日卒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爲光州司法叅軍郡有大獄羣  
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嶺及王氏據

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爲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搆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蚤死爲幸久之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爲吏部尚書而用其倖臣楊思恭爲僕射承祐復爭遂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爲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洪

州西山其子慎修官至貞外郎

鳴擘續薦劉奐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忠  
忠直之効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  
其忠直者爲尤難予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字敏中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  
時仕吳爲駕部貞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  
爲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戶曹叅軍掌元帥  
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貞外郎知制誥  
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  
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



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慈爲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卽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爲群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

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既而多病機務廢

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爲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爲糧料使拜吉州刺史貪猥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行軍司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即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爲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

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  
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  
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  
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率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  
貪濁爲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  
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  
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保大元年  
卒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殂  
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

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即位語夷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鄴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踈豁多類此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尚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既而附之以閱知詢與夫崔湜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

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揚氏遂以  
讐人爲所天及觀舊治延感憤卒嚮也不能即死以  
全其節既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  
異矣

南唐書卷之十



南唐書卷之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爲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劔招之給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恣橫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吳主登門



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却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  
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行酒  
以手搯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  
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決欲害烈祖徐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  
於中塗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給以弗及既而  
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  
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  
衛叙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即位出  
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

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荅  
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  
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  
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  
有八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  
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  
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  
札示信遽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  
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詢

覲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齊丘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詐曰下官飲量棊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

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  
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  
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丘撫棺  
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  
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  
當時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  
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  
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  
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

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  
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  
之是爲興國公主出爲楚州刺史入爲左金吾大將  
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爲理寬  
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  
爲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  
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  
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  
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况生亂世事偏國易牛

衣以畫錦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  
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幼爲吳將李簡廝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憊鮮  
獲全活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  
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聳肩吐舌相視敬洙厲  
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敬  
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  
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  
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竒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  
益竒之視如已子及長用爲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

趨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爲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  
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  
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  
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  
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爲已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  
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人疾  
苦吏之苛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  
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  
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制也及  
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

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  
職當効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  
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勲舊優禮之拜上將軍  
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  
廕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聲  
酒爲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爲非才故  
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  
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効用元宗善之使帥師  
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冑朽



靈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羸兵赴難器甲當  
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為人因慢罵遣之  
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  
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  
刻日破敵爾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  
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况其使乎  
遂斬以徇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  
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  
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  
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

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瘍卒克宏嘗爲宣州巡檢使  
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頃年田頽  
李遇繼叛後爲宣州者無復爲兵備克宏大笑曰時  
移事異安有此理即繕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  
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爲濠州  
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  
位爲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  
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輩使之過淮剽  
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

理嘗招集騎士得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  
幸恩寵俄升濠州爲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尚  
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  
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  
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  
十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  
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  
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

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  
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  
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  
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効跋扈崇文不能  
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  
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  
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  
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  
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

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  
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  
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  
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  
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  
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  
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  
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  
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  
者以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

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  
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  
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  
與許文績皆被擒



南唐書卷之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尅攻武州又不尅遂



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善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

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  
絰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  
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  
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鈔奪爲唐患者  
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  
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  
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爲武衛上將軍以病卒初文  
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  
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  
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

南北終無挫衄焉

李金全其先出於土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  
驍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龍武  
節度使務爲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  
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  
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  
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  
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  
暉許爲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  
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

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爲從進兵所  
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  
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  
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  
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  
苟將軍持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即  
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  
事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  
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  
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

功晏球欲厚賞之仁詔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  
及頒賜所俘物仁詔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  
下之廉士也宜納仁詔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  
殺令圖而鳩仁詔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  
金全而仁詔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給  
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詔之死  
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  
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  
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來  
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

而還爲晉兵所躡大敗我師於馬黃谷承裕戰死烈  
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  
守貞以河中反乞兵於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  
沐陽諸將銳於進取金全獨以爲遠不相及乃止保  
大九年以金全爲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  
言澗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澗者斬及  
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  
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爲功大矣其後  
不復用卒於鎮

王彥儔上蔡人也少爲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

同輩六人告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  
困可相與起事彥儔給曰吾當宿直爾以兵入吾爲  
內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儔伏劍盡斬之呼刺史曰彥  
儔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  
衆刺史出彥儔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  
吳烈祖以爲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爲天威統軍  
彥儔自以發迹凶亂於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  
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  
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儔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  
量焉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爲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爲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署爲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藁舉火焚橋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駙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



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  
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  
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  
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  
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  
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  
爲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於偏伍雖在將  
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  
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  
江西後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

工云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  
仁肇見知於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  
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

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此爲喬  
死張本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  
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  
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  
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爲  
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  
薦之授劍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

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斃周師伐淮甸誨  
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  
誠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  
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  
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劔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  
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間  
爲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  
卒因市酒爲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  
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

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勁  
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掌  
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  
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  
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志不朝未發而食翌年  
主謀于... 克禍委簡... 命望... 未... 陳... 史... 隱...  
懸兵開寶五... 平... 創... 古... 陳... 史... 妻... 以... 豔... 祭... 賦... 亦... 禮... 佛... 蘇...  
... 趙... 趙... 以... 史... 對... 斬... 擢... 軍... 備... 與... 趙... 趙... 主... 暉... 於... 常... 掌...  
... 對... 壽... 春... 與... 林... 計... 藥... 回... 趙... 趙... 南... 大... 梁... 立... 於... 奮... 擊... 前... 無... 還...

南唐書卷之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於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於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

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  
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  
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  
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事  
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秘書郎輔元宗于東宮  
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  
郎史館脩撰於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  
數上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丘  
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

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謚法廟號皆成於  
熙載之手既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  
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閩特赦不誅熙載  
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丘大怒乃誣  
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  
久之徵爲虞部郎中史館脩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  
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尚書既而錢貨  
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  
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  
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



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  
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  
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  
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  
江南何不食剥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  
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  
載接伴給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况  
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  
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  
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

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  
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  
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厨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  
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  
秩錫賚尚優而謂厨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  
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  
熙載上謝御批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  
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  
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

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  
乞住闕下其畧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於聖賢  
生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  
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抒  
誠已歷於三朝無燠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滔天之罪  
見絕於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  
寬於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  
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  
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  
表上未報於是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

爲祕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贈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謚文靖葬梅顒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叙其譜裔品

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闕  
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  
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丘自署碑碣  
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  
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播  
之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  
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巡  
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  
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爲郎時南唐禮

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之遂  
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  
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於是烈  
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  
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爲各當其任文蔚之  
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  
宋齊丘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  
及宋齊丘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  
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  
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

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  
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  
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於時者如此

後事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  
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  
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  
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  
知越以鷹詩誚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翻未肯平原淺  
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  
燕餞之文越多爲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貲外中

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為難既而進兵于衡遂殺子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遜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為首稱

舊史  
多云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貢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



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  
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襍蒼虬跡坐久煙消  
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闔座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  
稱道唐張祐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  
衆皆闕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  
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  
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于  
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  
係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豈易

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異哉

南唐書卷之十三

大用及其叔承徽之各異與夫立不信用承而欲立  
承徽南立命承徽許以承徽南立承徽許以承徽  
承徽曰中國用吾為承徽承徽曰承徽承徽承徽  
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  
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  
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承徽

南唐書卷之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  
浹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  
金城後主即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  
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  
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  
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  
貺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  
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

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  
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好沾巾  
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  
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賈島字浪仙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  
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  
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  
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  
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  
求舉屢黜于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而

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  
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  
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  
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  
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丘疾其才高屢爲詆  
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之曰  
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丘大慚改  
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蚬蚩  
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

南唐書卷之五  
二  
爲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  
皆用台符之言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丘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昉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

郡從事虛白耻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  
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  
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  
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  
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謂云舟車有限泂汀  
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  
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  
一聯云風雨掇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  
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其先爲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



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鎔夫人與僧通姦大理  
卿蕭儼案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  
之人皆以爲寃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  
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  
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  
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  
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虫臣自少耻而不爲因  
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覽之修謁往  
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  
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

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  
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  
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  
及使命廷勞燕饒之辭一出於昭慶 皇朝諸公亦  
推其辭藻徐鉉徐鍇尤嫉之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  
昭慶怒乃詬而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  
師義爲隣而師義與鍇爲姻婭鍇因令師義召昭慶  
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  
扶出遂絕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  
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

春秋爲鉉錯所匿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虵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

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  
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  
士吟嘯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  
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  
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者遂渡江  
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  
讀易二字條爾而却喬默審其祥取易讀之探索精  
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  
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

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輒罄橐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  
春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  
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  
觀登坐張洎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  
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  
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爲賓首覆考榜出喬果第一  
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  
程文于石以爲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功郎卒  
于官

周彬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

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羨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  
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  
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  
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  
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  
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  
省毋以所得金玉繒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  
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  
於鄉里至是猶有嫚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  
俚孔子謂之東家丘况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毋憂

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  
察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  
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而去  
爲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  
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羈旅  
卧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終  
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  
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  
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

城詩云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  
羸驥依前去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爲當  
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爲師事者多齎金帛不  
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寶松黷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  
唯賞帛稍厚者背衆與議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  
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賂焉

徐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錯第進士累  
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叅近  
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  
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爲序君臣上下



互為貴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

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鉉畧附  
歸明傳

南唐書卷之十四